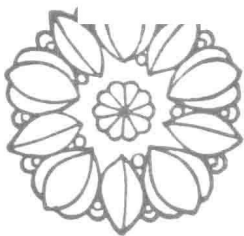




王力文集



第五卷

汉语音韵
音韵学初步

HA635/5

王 力 文 集

第 五 卷

*

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

(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)

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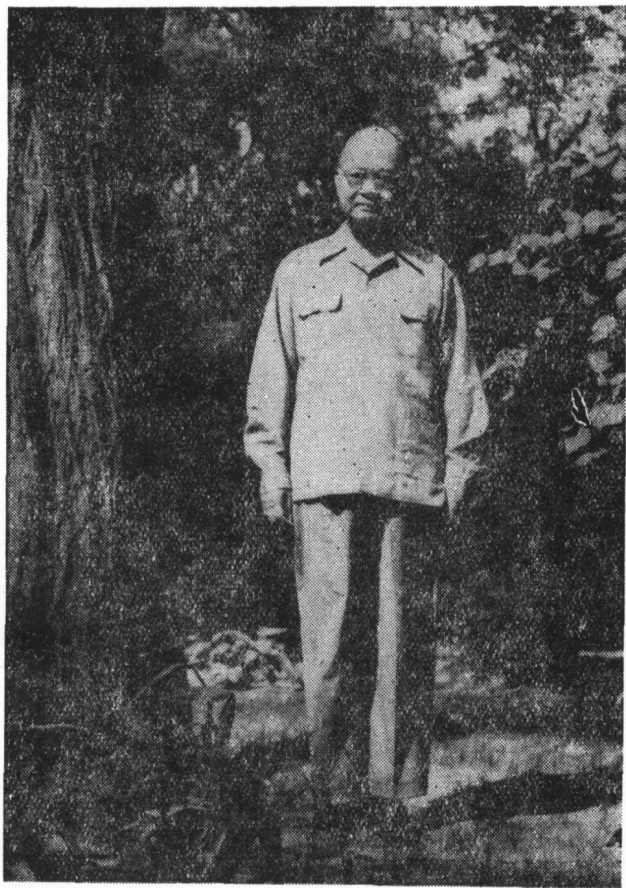
*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8.75印张 7插页 171千字

1986年12月第1版 1986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2,400

书号 9275·31 定价 2.10元



一九六三年摄于北京大学



一九八〇年。在“纪念王力先生学术活动五十周年座谈会”的休息厅，王力先生为人签名留念。左边是叶圣陶先生，右边是王先生夫人夏蔚霞。

汉语音韵

编 印 说 明

《汉语音韵》写于 1962 年,中华书局于 1963 年出了第一版,1980 年又重印过一次。该书和本卷所收的《音韵学初步》都是为初学者写的比较通俗的读物。虽然如此,这两本著作,特别是《汉语音韵》,也溶入了王力先生解放以来研究上古音和中古音的新成果和新见解,所以对音韵学的教学和研究也有参考价值。

(本卷两种著作由唐作藩负责编校)

小 引

汉语音韵学是研究汉语语音系统的科学。音韵学和语音学不同：语音学是对语音的客观描写，有时还利用各种实验方法，来证明语音的生理现象和物理现象；音韵学则是把语音作为一个系统来观察，它研究各种语音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。语音学既然把语音当作生理现象或物理现象来研究，因此有所谓普通语音学，讲述发音器官的作用、各种语音的构成，那是适用于全人类的，只是每一个民族的具体语言还有自己的一些语音特点罢了。至于音韵学，则不可能有“普通音韵学”，因为音韵总是属于一种具体语言的，它具有很显著的民族特点，甲语言的语音系统决不可能跟乙语言的语音系统相同。

但是，音韵学又是跟语音学有密切关系的。不能想象，一个人不懂发音的道理而能把音韵学研究好。因此，我们又可以说，语音学是音韵学的基础。

汉语音韵学已经有了一千多年的传统，它自己的一套理论和术语。我们应该用现代的语音学的理论和术语去说明它。我们不能抛开古代的理论 and 术语不管，因为我们必须把音韵学这份文化遗产继承下来。

我们为什么要研究汉语音韵学呢？

我们研究现代汉语音韵学，是为了了解现代汉语语音的

严密的系统性，以便更好地掌握现代汉语的语音，有利于语言实践。

我们研究古代汉语音韵学，因为它是与汉语史有密切关系的一个语言学部门。必须先深入研究了古代汉语音韵学，然后有可能研究汉语语音发展的历史。

音韵学也跟文字学有密切关系。有狭义的文字学，有广义的文字学。前者专门研究文字的形体；后者则研究字形、字音和字义。从广义看，音韵学又包括在文字学之中。文字学的旧名是“小学”，原来是一种识字的功课。古代的学者认为读书必先识字，因为有些古书的时代距离现代很远了，书中的文字，无论从字形方面看，从字音方面看，从字义方面看，都有许多是我们所不认识的了。而且汉字的形、音、义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，假如不懂古音，则古代的字形和字义也会不懂，或者是懂得不透彻。古人把文字（字形）、音韵（字音）、训诂（字义）看成是继承祖国文化遗产所必备的基础知识，那是很有道理的。

中国传统音韵学一向被认为是艰深的学问，甚至称为是“绝学”。其实古代的一套音韵学理论和术语，如果拿现代语音学的理论和术语来对比，加以说明，也就变为比较易懂，甚至是很好懂的东西了。当然。由于时代的局限，在传统音韵学中，也有一些含糊的、甚至是错误的理论，和一些玄虚的、缺乏科学根据的术语，我们在这一本小书中，或者是提出来批判，或者是索性略去不提。我们力求把汉语音韵学讲得浅显一些，同时也不能因为要求浅显而损害它的科学性。希望这一本小书能够沟通古今。使读者对汉语音韵学能够得到比较全面的基础知识。

目 录

汉语音韵

小引	1
第一章 语音学常识	1
第二章 现代汉语的语音系统	16
第三章 反切	29
第四章 韵书	46
第五章 字母	69
第六章 等韵	91
第七章 古音 (上)	134
第八章 古音 (下)	156

音韵学初步

序	187
第一章 现代汉语音韵	189
第二章 字母	197
第三章 韵部	207
第四章 四声	227

第五章 古韵	246
名词术语索引	261

第一章 语音学常识

人类的发音器官,主要有三个部分:第一是肺,第二是声带,第三是口腔。人类的发音,也必须经过三个步骤:第一是呼气,第二是成声,第三是构音。呼气是肺所起的作用;成声是声带所起的作用;构音主要是口腔所起的作用。

肺好象一个风箱,它管人类的呼吸,也管人类的发音。发音一般只用呼气,极少用吸气。没有肺的呼气就不可能有语音,正如没有人的吹气,笛子不会自己发音一样。肺对发音虽然这样重要,语音学并不以肺作为研究对象,因为单靠肺的呼气也不能成声,而各种语音的区别也不是靠肺的动作来区别的。但是,呼气的量则是跟语音的强弱发生关系的。同一种语音,如果它的高度不变,呼气量的大小和语音的强弱就成为正比例。在语音实验中,音的强弱表现为振幅的大小。

声带是发音所赖以实现的一种器官。声带形似两唇,在喉头里边;它们是富有弹性的,能左右分开或合拢。声带的中间叫做声门。当我们发音的时候,声带合拢,声门紧闭,肺里呼出的气流从一对声带当中挤出来,使声带颤动,这样就令人

听见正常的“人声”。声带的紧或松和语音的高低成正比。注意：这里讲的高低是音乐上所谓高低，是频率的关系，不是指大声或细声。

单靠呼气作用和成声作用（声带作用），还不能构成各种不同的语音，还要靠第三个步骤——构音作用，使语音具有各种不同的音色。构音作用主要是利用口腔各种不同的形式来造成的。

大家知道，音波需要有共鸣器与之共鸣，然后能使声音加强，令人能以听见。口腔正是一种共鸣器，而舌头位置移动则是用来调节这个共鸣器的。通常我们以为人用舌头来说话，这虽然不完全正确，却不是没有道理的。由于舌头位置的移动，就可以形成各种不同的共鸣器，因而形成各种不同的音色。

音乐上有乐音和噪音的分别。乐音听起来令人感到是单一性的，有一定的音高的。噪音听起来正相反，令人感到是非单一性的，音高不容易确定的。语音学上把语音分为两大类：元音和辅音。元音都是乐音，发音时舌头翘起最高的时候也不至于接触到上腭，口腔有足够的孔道让气流自由地通过。辅音都是噪音，或主要成分是噪音，发音时舌头、嘴唇、小舌等把口腔塞住了然后突然放开，或者是只留狭窄的孔道让气流挤出来。

元音 最普通的元音是舌面元音。舌面翘起时，其前后高低的变化，形成了各种元音。舌面平放，差不多象没有发音时的状态，这是一个[A]音，我们把它叫做中性[A]。舌面的

前部翘起，由低到高的顺序是 [a], [ɛ], [e], [i]；舌面的后部翘起，由低到高的顺序是 [ɑ], [ɔ], [o], [u]；舌面的中部翘起，比较常见的只有一个 [ə]。就嘴唇的情况说，前元音和中元音往往是不圆唇的，后元音往往是圆唇的。但是，前元音也有圆唇的，如跟 [ɛ] 相当的圆唇元音是 [œ]，跟 [e] 相当的圆唇元音是 [ø]，跟 [i] 相当的圆唇元音是 [y]；后元音也有不圆唇的，跟 [ɔ]，[o]，[u] 相当的不圆唇元音是 [ʌ], [ɣ], [ʍ]。

上述的元音发音时，都只有一个共鸣器，这就是口腔。假定发音时软腭下垂，让气流从口腔和鼻腔同时都通过，引起口腔和鼻腔的同时共鸣，那么又形成鼻化元音，如 [ã], [ẽ], [õ], [ō] 等。

除了舌面元音之外，还有舌尖元音和卷舌元音。舌尖元音 [ɿ] 只出现在舌尖辅音 [ts], [tsʰ], [s] 的后面，[ɲ] 只出现在舌尖辅音 [tʂ], [tʂʰ], [ʂ] 的后面（关于这些舌尖辅音，参看下文 7 页）。[ɿ] 的发音部位跟 [s] 相仿，[ɲ] 的发音部位跟 [ʂ] 相仿，只不过把舌尖降低一点，使带有元音的性质罢了。舌尖元音 [ə] 是北京话及某些汉语方言里的一种特殊的元音，发音时舌头的位置比中部元音 [ə] 稍前，舌尖向硬腭前部翘起，带有卷舌的 [r] 的色彩。

跟音乐里的乐音一样，语音中的元音具有四种要素，即 1. 音色，2. 音长，3. 音强，4. 音高。音色是共鸣器的关系；音长是时间的关系；音强是振幅的关系；音高是频率的关系。在汉语里，每一个字都有它的声调。声调主要是音高的高低起伏的关系，同时也跟音长有关。北京话和某些汉语方言还有

一种轻声，它们跟音长、音强、音高、音色都有关系，轻声字比一般字音较短、较弱，而其音高、音色也跟字音重读时有所不同。

两个或三个元音相结合，成为复合元音。复合元音不等于平行的两个元音或三个元音。两个元音复合时，或者是前一个元音较长、较强，后一个元音较短、较弱，例如“爱”[ai]；或者是前一个元音较短、较弱，后一个元音较长、较强，例如“列”[lie]。三个元音复合时，则是中间的元音较长、较强，两头两个元音较短、较弱，例如“辽”[liau]，“桂”[kuei]。注意：复合元音中，较短、较弱的元音一般总是最高元音[i]，[u]，[y]，但是实际读音不一定达到最高的程度，也可能只达到了[e]，[o]，[ø]的位置。

辅音 从物理学上说，辅音之所以区别于元音，是因为元音是乐音，辅音是噪音，或者是以噪音为主要成分的音，上文已经讲过了。从构音方式上说，辅音之所以区别于元音，是因为元音发音的时候气流在口腔中通行无阻，而辅音发音的时候，气流在口腔中受到某种阻碍的缘故。

从阻碍的性质看，辅音分为两大类：第一类是全阻，称为闭塞音，又叫破裂音，实际上是先闭塞而后破裂，发音时口腔被塞住了，然后突然放开，令人有破裂的感觉，如[p]，[t]，[k]等；第二类是半阻，称为紧缩音，发音时口腔并不塞住，而是留着狭窄的孔道让气流挤出来，如[f]，[s]等。闭塞音不能持续，一破裂就算结束，所以如果没有元音相伴，单发一个闭塞音是不容被人听见的；紧缩音可以持续，所以即使没有元音相伴，

单发一个紧缩音也能令人很清楚地听见。

紧缩音又可以大致分为四种：(1)摩擦音，发音时口腔的孔道狭窄，令人感到摩擦的声音，如 [f]，[s] 等。(2)边音，发音时舌头的中间部分翘起，让气流从两边的孔道出来，如 [l]。(3)颤音，发音时舌尖或小舌颤抖，使口腔孔道多次开闭，如 [r]。颤音也有不颤抖的，只是发音器官有弹性部分轻轻一闪，如英语的 r。有人把不颤抖的 r 叫做闪音。普通话里也有一种 r，和英语的 r 颇相仿佛，只是发音时舌尖卷向前腭。我们把普通话里的 r 标音为 [ɾ]。(4)半元音。半元音是处在元音和辅音的交界线上的音，可以认为是高元音的转化，发音时舌头翘起超过了元音的高度，使舌面跟上腭有轻微的接触，发生一种轻微的摩擦。原则上，一切最高元音都可以转化为半元音，但是常见的半元音只有三个：跟 [i] 相当的是 [j]，跟 [u] 相当的是 [w]，跟 [y] 相当的是 [ɥ]。汉语以 [i]，[u]，[y] 起头的字，实际上是以半元音起头，汉语拼音字母写作 y (= [j])，w (= [w])，yu (= u)，如“羊” yang，“文” wen，“园” yuan。由于这种语音常常是很快地滑过去的，自己不能构成音节，所以现代语音学家一般都把它们归入辅音一类。应该算是一种紧缩音。

上文说过，辅音发音时，气流在口腔中受到阻碍。阻碍就是一种构音作用。但是，发生阻碍以后，必须除去阻碍，然后辅音才完成它的构音过程。语音学家把这个过程分为三个阶段，即 1. 成阻；2. 持阻；3. 除阻。原则上，一切辅音的形成都有这三个阶段，但是在闭塞音的构音过程中，这三个阶段特

别明显。有一种闭塞音，只有成阻、持阻，而没有除阻。并不是始终不除去阻碍，而是说它不是突然放开，所以令人感觉不到它的除阻阶段。这种闭塞音有一个专名叫做唯闭音。广州话的“鸭”[ap]，“压”[at]，“軚”[ak]，尾音的[p]，[t]，[k]就是唯闭音。

闭塞音和摩擦音结合，成为一种塞擦音。塞擦音发音时，成阻阶段是闭塞音，除阻阶段是同部位的摩擦音，如[pf]，[ts]，[tʃ]等。塞擦音是一个整体，而不是两个辅音的平列（复辅音）。国际音标没有为塞擦音特制音标，所以写成了两个字母，我们不可因此误会为两个音。有人在两个字母下面加一个相连号，表示是一个整体，写成[pf̥]，[ts̥]，[tʃ̥]。也有人把两个字母连起来写，如[tʃ̥]。^①

以上所述，都是从口腔发出的辅音；此外还有一种鼻音。鼻音发音的时候，软腭下垂，气流从鼻腔中出来，如[m]，[n]等。鼻音也是闭塞音之一种。但是鼻音能够持续，和一般闭塞音不同。

从声带的作用看，辅音分为两大类，第一类是清音，第二类是浊音。清音发音时，声带不颤动，叫做不带音，如[p]，[t]，[k]，[f]，[s]等；浊音发生时，声带颤动，叫做带音，如[b]，[d]，[g]，[v]，[z]等。边音、颤音、闪音、鼻音等，一般也都是浊音。

从除阻时呼气的强度看，辅音又可以分为不送气和送气

^① [tʃ̥]是[tʃ]的浊音。

两类。由于闭塞音的除阻阶段特别明显，所以不送气和送气的分别一般只限于闭塞音和塞擦音。除阻时，马上就来了一个元音，叫做不送气；除阻时，不马上来了一个元音，而是先来一股强烈的气流，再接上元音，叫做送气。在汉语中，送气不送气的区别非常重要。我们用〔‘〕作为送气的符号，例如跟“班”[pan]相当的送气音是“攀”[p‘an]；跟“单”[tan]相当的送气音是“滩”[t‘an]；跟“簪”[tsan]相当的送气音是“餐”[ts‘an]，跟“干”[kan]相当的送气音是“刊”[k‘an]，等等。

半元音、鼻音、边音、颤音，都被称为响音，因为它们是乐音成分占优势，比较接近元音的音。除半元音外，其他响音都有可能自成音节，如广州的“唔”[m]（“1”表示辅音的元音化）。了解响音的元音性，对汉语音韵学来说是异常重要的（参看下文第18页）。

以上所讲的，都是辅音的发音方法；下面我们再谈一谈辅音的发音部位。结合汉语的情况来谈，从发音部位看，辅音可以分为下列的八类：

（1）双唇音 发音时双唇紧闭，然后突然放开。双唇音一般是闭塞音，如[p]，[p‘]，[b‘]，[m]。例字：北京话“包”[pau]，“抛”[p‘au]，“猫”[mau]，上海话“袍”[b‘ɔ]。

（2）唇齿音 发音时上齿和下唇接触。唇齿音一般是摩擦音，如[f]，[v]。例字：北京话“分”[fən]，上海话“文”[vən]。

（3）齿音 发音时舌尖抵住前齿龈。如[t]，[t‘]，[d‘]，[n]，[l]。例字：北京话“刀”[tau]，“滔”[t‘au]，“挠”[nau]，“劳”